

# 核 心 概 念 篇

# 变异社会语言学

##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 03 导语

变异社会语言学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也称为定量社会语言学 (quantitative sociolinguistics) 或变异研究, 它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主要分支; 另一个主要分支是民族志 - 互动社会语言学 (ethnographic-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第三个主要分支包括多语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of multilingualism)、语言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和批评建构主义研究路径 (Bell, 2014)。尽管这三个分支被认为在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中同样重要, 但是, 变异社会语言学在社会语言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开创性的, 其代表人物拉波夫 (William Labov) 的著作《纽约市的英语社会分层》(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1966) 被认为是确立社会语言学学科地位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Bell et al., 2016)。拉波夫提出的有序语言异质观、在城市语言调查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以及所发现的语言与社会之间具有规律性的联系, 都被认为是对 20 世纪主流语言学的巨大挑战, 同时也是对语言学研究的巨大贡献 (Cornips & Gregersen, 2016)。下面以“含义”为名论述变异社会语言学具有的一些特征, 以“评论”为题讨论其发展变化所体现的特性。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其他两个分支, 请分别参阅本书的互动社会语言学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交际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和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等核心概念。

## 含义

贝尔（Bell，2014）对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特征做过如下描述：关注语言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共变关系，透过语言看社会，属于语言学学科，强调实证研究，注重微观研究，研究的问题是“使用的是哪个语言变式（variant）？”，采取录音的方法收集语料。这些特征在拉波夫对纽约市的语言变异（language variation）研究中都有体现。例如，在对纽约百货商场店员发 /r/ 音的变异及其与店员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拉波夫通过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体验提出假设：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与其使用语言变式的程度相关。之后他根据商场的地理位置、商品价格、广告投入、店员工资等因素确定了三个高中低档的商场作为收集语料的场所，并根据研究设计在现场收集语音变式数据。例如，他在确定了女鞋在商场四楼售卖之后，便在商场里向人打听“女鞋在哪卖？”（“Where are the women’s shoes?”），在听到店员回答“在四楼”（“The fourth floor.”）之后，他假借没听清楚，继续问“不好意思，在哪？”（“Excuse me?”），这时店员会再说一遍“四楼”（“The fourth floor.”）。然后，他会走到楼梯的拐角处把听到的数据记录下来，如 /r/ 这一音位变项（phonological variable）是发成卷舌的 [r-l] 变式还是不卷舌的 [r-0] 变式，回答问题的店员大概有多大年龄，是男性还是女性等。这些数据都是自然状态下收集的，在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以百分比的形式在图表中呈现出来。之后对这些统计数据进行描述，借此检验之前的假设，得出研究结论，看所得数据是否与假设一致，并对研究结论作出解释（参见田海龙、赵芑，2021；Labov，1997）。

贝尔（Bell，2014：7）关于变异社会语言学特征的描述虽然精准，但却只适合早期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实际上，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已经经历第一次浪潮的研究和第二次浪潮的研究，发展到现在的第三

次浪潮的研究，从拉波夫的变异研究开始，经历了民族志路径的变异研究，发展到现在以风格变异研究为主（Eckert, 2012），研究重心也已转向更多地关注语言变项（linguistic variable）的社会意义如何产生。这方面的典型研究案例包括基斯林（Kiesling, 2009）、布霍尔茨和霍尔（Bucholtz & Hall, 2005）、摩尔和波德斯瓦（Moore & Podesva, 2009），以及张青（Zhang, 2005）等的研究。

例如，张青（Zhang, 2005）对中国北京改革开放初期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使用的语言情况进行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女性员工的发音方式与国有企业员工的发音方式有很大不同。国有企业的员工经常使用北京方言中的儿化音，而外企员工，特别是外企女性员工却极力避免使用该发音方式。另一个发音上的区别是：国企员工发音使用轻声的音，而外企员工却经常使用全音调。张青认为，外企员工刻意使用与国企员工不同的发音方式，是想通过这种发音方式的不同凸显她们与国企员工不同的社会身份，即和国企员工的地方化身份不同，她们的身份具有国际化特征。张青进一步分析指出，造成这种发音方式不同的原因在于外企员工对国企员工的发音方式存在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儿化音和轻声特征具有地方印记，与自己的外企员工身份不匹配，体现不出自己的“国际范儿”。张青的研究表明，外企员工和国企员工发音方式的不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各自工作场所和环境导致的社会差异带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三次浪潮的研究注重阐释语言变项产生社会意义的机制和过程的重要意义。

### 03 评论

社会语言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系统学问，但是，在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具体研究案例中，语言和社会都不是抽象的概

念，而是分别体现在特定的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social variable）上的具体的语言变式和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y）。换言之，社会语言学，特别是变异社会语言学，关注的不是抽象的语言系统，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运用，而是研究具体的语言变项及其语言变式，以及这些语言变式与特定社会范畴之间的联系。基于此，变异成为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核心内容。

在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是变化多样的。在最初的研究中，如第一次浪潮中的变异研究，语言变项体现在音位层面，是某个具体的语音变式；社会变项是年龄（age）、性别（gender）、社会阶层（social class）这些具有普遍特征的社会范畴。在第三次浪潮的变异研究中，社会语言学家更关注个人在言谈中体现的言说特征，以及这些言说特征与该言说者个人品格特征的相关度。纵观这种变化，可以发现，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研究已经从探究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如年龄、性别）整体的、语境无差别的言语活动中的语言变项向具有个体特征的社会个体在特定语境中具体使用的具有个体特征的语言变项转变（Silverstein, 2023: 139）。

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聚焦语言变项，探究其与社会变项的关系，对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的多样与变化为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社会语言学研究可以关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中的语言变异现象，关注其中的任何一个语言变项及其语言变式的体现形式，研究其与任何一个社会范畴之间的关系，不论是研究它们之间的共现关系（如拉波夫的研究），还是研究语言变项对社会范畴的建构关系（如第三次浪潮的变异研究）。如此这般，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课题是多种多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近几年变异社会语言学关注的个人言

谈中的语言变异问题，就需要新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作出阐释。另一方面，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的多样与变化为观察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轨迹，进而发现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依据。社会语言学，特别是变异社会语言学，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对新的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发展的。例如，早期的变异社会语言学只关注了音位变项及其语音变式，关注的社会范畴也局限在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不断深入，互联网进一步普及，进入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视野的语言变项进一步丰富，社会语言学家关注的社会范畴也不断更新，这些都促进了新的研究课题的产生，推动了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创新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发现新的语言变项，探究新的语言变项与其相关的新的社会变项之间的联系。

随着变异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范围的拓展，专注于变异研究的学者注意到沿着语言与社会彼此联系的方向进行变异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一些语言变化本身并非一定体现出某种社会意义，一组人的语音资料显示他们的语音较以前发生了变化，这些数据在量和质两个方面虽都体现为语言变化，但是无法呈现其在社会意义上的变化（Coupland, 2014）。因此，变异社会语言学在将言说者的身份（identity）、风格（style）和立场（stance）纳入其研究范围的同时，也认识到这些新的社会变项都镶嵌在具体使用的语言之中，与语言变项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此基础上，社会语言学家提出“社会语言演变（sociolinguistic change）”的概念，借此呈现语言与社会彼此不可分割且形成一个“综合体”的特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阐释“社会语言演变”这一核心概念时详细讨论。

## ☞ 相关概念

语言变项；社会变项；语言变异；社会语言演变

## ☞ 扩展阅读

理解变异社会语言学不可忽视其对语言学研究的贡献，亦不可忽视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内在动力。这方面的内容可阅读艾克特关于变异社会语言学三次浪潮的论述（参阅 Eckert, 2012）。除此之外，还可阅读《社会语言学新发展研究》第2章和第7章的内容。关于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可参阅《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第3章。

理解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还须了解其各阶段的研究特点。关于早期的变异社会语言学，可参阅拉波夫关于纽约百货商场的研究案例（参阅 Labov, 1997）和特鲁吉尔关于英国诺里奇地区的英语与社会分层的研究案例（参阅 Trudgill, 1997）。第三次浪潮中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代表着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最新成果，这方面的研究案例，可参阅德奥诺弗里奥和艾克特进行的情动与音位变异中的象似性研究（参阅 D’Onofrio & Eckert, 2021），以及考尔德关于具体发音特征与人格关系的研究（参阅 Calder, 2019; D’Onofrio, 2018）。

## 参考文献

- 田海龙, 赵芑. 2021. 社会语言学新发展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祝畹瑾. 2013.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Bell, A. 2014. *The Guidebook to Sociolinguistics*.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 Bell, A., Sharma, D. & Britain, D. 2016. Labov in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4): 399–408.